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
第七回 彩虹樓蘭生初訪豔 久安里仲蔚共尋芳

話說蘭生見了仲蔚，此時仲蔚見蘭生大喜，請他換了便服，要留他吃夜飯。恐怕蘭生家裡記掛，因打發梅雪把拜客衣冠先送回去。蘭生記掛湘君、燕卿，要想私下去看他，便問起二人來，仲蔚道：「我來了好幾天這兩人倒不知道，橫豎容易打聽。但你要見上海的姑娘，我倒有一個人。今年八月，我在范文玉家席上，遇見一位姑娘，名叫馮碧霄，單名一個云。他年紀據說二十歲，小圓方臉兒，生得纖瘦苗條，神采奕奕，柔眉中帶清剛之氣。從天津新到的。他與吳冶秋相識極熟。那天他約我過去，我因次日回杭，未曾去得，今天可以同去訪訪，順便打聽二人。」蘭生大喜，仲蔚笑道：「你只不要到家中說起給你老太太教訓。」蘭生道：「放心，我們便去罷。」因叫松風等著梅雪來時，你就說我去訪一個朋友去了，你和他先回罷，松風笑道：「爺也賞我去見識見識，回去只不說就是了。」仲蔚道：「你等梅雪來了，叫他回去，轎子也打發回去。你到桃源里彩虹樓馮家，或久安里棠眠小筑范文玉處，伺候。」松風點頭答應，二人便走了，到十六鋪，坐了馬車，逕到桃源里。豈知碧霄出門遊玩去了，仲蔚認識的大丫頭雲倚、倚虹，也一起去的。只有十餘歲的丫頭，同乳娘在家。二人叩門進去，到樓上，彼此均不相識，問了姓名，仲蔚方知丫頭叫柔兒，年紀只得十五歲。乳媪連媽，柔兒聽說仲蔚和碧霄見過的。因讓二人到房裡坐了，倒了茶來，請吸水煙，便笑道：「真不湊巧，姑娘前日動身游元墓去了，失迎之至。」仲蔚笑道：「真是無緣，我選八月裡在文玉那裡見你姑娘，悔不早來。」柔兒笑道：「爺恐不知道，近來我們姑娘不見生客了。蘇姑娘要招我們姑娘住到他那裡去，還沒定，現在這裡不過幾位熟客人走動。」仲蔚道：「姑娘幾時回來？」柔兒道：「最快六七天，多至半個月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倒也好，我們專程來訪，其人雖遠，其室則邇，倒要仔細認認。」柔兒笑道：「小房子見不得人，既承不棄，請進看看便了。」蘭生因起身揭起簾子，在外邊一望，是五間樓屋，兩個廂房。問樓下何人，已租給人家了。看外房一間，掛著綠絨裡的紅綢門簾，中間設一張東洋光漆螺甸榻，榻上一條花旗國織絨褥，放著兩個繡呢紅墊，兩個回猩紅靠枕。下邊白銅腳踏，兩邊八把東洋金漆椅，上一色的大紅素縐繡絨墊，繡絨五色縐紗椅帔。當中間著東洋小茶几，靠窗一張東洋八仙桌。桌上四個高腳玻璃碟，放著幾樣水果。另有一個磁盆，放在架上，裝著四個大木瓜。兩邊兩只小十景椅，當中一張東洋螺甸小圓桌。壁上一面掛裝著四個大木瓜。兩邊兩只小十景椅，當中一張東洋螺甸小圓桌。壁上一面掛四條柳條金箋行楷小屏條，一面四條市青箋，金蘭花，此是兩邊外房裝飾。內房門口一條楊妃縐紗、一塊玉品藍綾子鑲邊棉門簾，房內朝東一張紅木嵌楊牀，白玉色杭紡帳子，鑿花鍍銀帳鉤。牀上折疊著四五條五色縐綢鴛鴦被，鋪著青花白地印絨褥，放著兩個合德梅花枕。前旁邊一張七巧雜鑲一擔挑的梳牀台，台上一架報刻自鳴鐘，一對百果玻璃金台花，紫檀梳妝鏡奩匣。牀頭掛著雌雄寶劍一口，紅鯊魚銀底八寶劍匣，妝台壁上掛一幅仕女，是紅線飛空圖，乃陳慧娟女史所畫的。旁一副冰紋箋，七言歌字對，係鎮江朱叔獻寫的，寫得骨老氣蒼。其句云：

雲擁靈鬟螺蘸碧，風回仙袂鶴凌霄。

房中一個匾額，是吳冶秋寫的「彩虹樓」三字，外邊壁上掛著改七香畫的八幅劍俠圖，一面四口黃楊木的衣櫥。櫥門雕著梅蘭竹菊，用石綠潤底，分外好看，當中地上擺著一張西洋腰子桌，鋪了白絨花毯，供一盆西洋涉刺紅，一面八張十景紅木廳。前半房乃是廂房，一張小八仙紅木桌。桌上一盆茶花，一個九拼洋漆金花果盆。沿著庭心皆是玻璃，雕窗，白綢繡花窗幔。壁上四幅杜飯類的六朝體小屏條，正面一架大著衣鏡。鏡兩旁又有一副四尺泥金對聯，是吹玉生寫的蘇字。集句云：

碧山高擁神仙隊，霄漢常懸日月心。

下邊一張八寶楊妃榻，兩個白絨枕墊，白絨靠枕，一張榻几。几上一個紫檀架，架上一個碧霄自己的像，豔妝佩劍，奕奕如生。裡面乃是書房，也一樣的位置，另有一張繡榻，榻橫頭紅木玲瓏書架，上放許多石印書籍，榻下兩個白銅腳踏，兩個磁涎盂。廂屋到房裡中間，遮著一架八折的東洋書畫紙屏風，兩邊大約一樣的。蘭生笑道：「好地方，吾們到沒有這等講究呢。」仲蔚道：「碧霄是不能見了，我們到文玉那裡去罷。文玉是我的貴相好，你去賞鑒賞鑒。」蘭生沒法，只得出來，柔兒送到樓下，仲蔚、蘭生一逕到久安里文玉處。乃是兩個房間，裡頭裝飾，同彩虹樓彷彿。不過都是紅木的，書畫均時下名家手筆。外房門口一匾，知三寫的棠眠小筑四個六朝字。壁上一副泥金對聯，是仲蔚撰贈隄士寫的。句云：

文社詩裁蕉葉綠，玉樓春護海棠紅。

原來文玉和芝仙、仲蔚均有交情，一見仲蔚，便接到自己正房間坐了。侍兒金姐送了茶煙和手巾，文玉請問了蘭生姓字，便向仲蔚笑道：「你好，來了十幾天，不到這裡一趟，恐怕別處的相好恩深。」仲蔚笑道：「我昨天才到，你話我不懂。」文玉笑道：「昨日又不是十七。」仲蔚見文玉道破來意，因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我實因店中及別處的事，煩不得閒。」文玉笑道：「你什麼事都不能瞞我，我有樟柳人未卜先知呢。」說著，只聽得後邊幃幕裡撲嗤嗤的幾聲兒笑，知三、隄士走了出來。蘭生見了大喜道：「你們作怪麼，怎麼鬼鬼祟祟跑到這來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你初出茅廬，為何也來了？都是仲蔚引誘的，我明兒去回老太太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人家的相好，你們不和我說一聲，貿貿然來了，我要同你算賬呢。」知三羞著臉笑道：「你的相好，聽了令人肉麻，虧你說得出，只怕你鑲不好，人家倒先鑲好了。」文玉把他打了一下，隄士道：「蘭兄弟是新客，你今天當請請他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且慢。」遂和文玉說了許多私語，引得眾人形容。

原來仲蔚和文玉雖有相好，外面卻極矜莊，從不肯握手相攬，作急色兒的樣子，這也是各人的脾氣。蘭生看文玉約二十歲左右，豔如桃李，嬌若海棠，一種柔媚之致。往往笑嘻嘻的，不甚言語，令人相對忘言。蘭生是多情的人，便忘了情，和文玉親熱，問長問短，只叫姊姊一種愛憐之至。口中說不出來，一回又攜了文玉的手，到外房去說話，被仲蔚見了，便笑起來。蘭生倒不好意思，蘭生在那裡與文玉親近一回，這裡知三、仲蔚兩人談了一回珣堅親事。說已和太太說過，一律允了。仲蔚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做媒的，大家省事。」隄士拉了仲蔚笑道：「這會子你貴相好和蘭生說什麼體己話，我們出去看。」知三便一同出來，對著蘭生笑道：「這是仲蔚的相好，你做什麼，不懷好意麼？」文玉笑道：「你為何只喜刻薄人，人家規規矩矩，客客氣氣的。」蘭生似乎紅了一紅臉說道：「你看見什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雖沒看見什麼，卻未必規矩。」隄士笑道：「文玉姑娘不是這等人，莫冤屈了她。」於是一同坐下，知三因向蘭生道：「我剛才和隄士說，要想尋了仲蔚來看你。初二日，伯琴處雖說不驚動，我們至親好友，不比別人，到底怎麼個局面呢？」蘭生道：「我沒見過世事，你們怎樣我便怎樣。」知三道：「我們打算送一班京戲，伯琴再三不肯，說地方小，人手又少，中國地界怕鬧事。我們仔細思量，倒是實話。因公議送一班江西詠霓班女戲罷。裡頭有一個做正旦的名叫冷柔仙，又有一個做武生凌霄，色藝甚好，可以賞鑒賞鑒。若伯琴要答席，我想借你們家裡。」蘭生道：「這個最好，我們本來要請客，老太太說過初十左右要請。我們回去便定了日期，請姑太太、珍姊姊、雪姊姊一同到吾家來。只算伯琴哥哥答席，不過有個名兒，也不用他費一草一木，通是我做東，也算我們進屋請客酒，也算莊府的答席酒，大家敘一敘，你道好麼？」隄士道：「恐怕伯琴不費錢，心裡不安。」仲蔚道：「這到不要緊，都是至親好友，不在錢上頭，公是公媽是媽的算，若要計較，不是我們的交情了。」文玉笑道：「可惜我不能來到園裡玩。」知三道：「什麼不能？先祖姑丈在時，揚州許多姑娘，誰不認得顧府。」蘭生笑道：「請問范姑娘知道有兩位新來的姑娘，一個叫謝湘君，一個叫林燕卿，現今住在那裡？」文玉笑道：「不差，這兩人目空一世，湘君昨晚我和她見過，說住在鼎豐里。燕卿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你要見她什麼？」蘭生道：「到底住在那裡？」文玉笑道：「你打聽他，莫不是想尋他的口香麼。」說的金姐也笑了，知三道：「前日霞裳少了一件行李，還在湘君那裡取回來的，卻不說起燕卿的地方。」隄士笑道：「大約就住在這個巷裡。」文玉笑道：「我和你說了，怎樣謝我？」蘭生道：「和你叩頭。」說著便要跪，文玉連忙攙住了蘭生，笑道：「我同你說，就在這裡西隔壁樓上叫鬧紅樹的便是，你們去鬧她罷。」眾人聽了，便一同起身過

去，門口果然標著鬧紅樹林四個字，走到樓上，早有丫頭通知。

原來燕卿到了，又添用了兩個丫頭，一個傭婦，兩個男傭，那鶻兒卻認得蘭生，便接了四人進去，說顧爺來了，丫頭裡面一個叫金兒的，認得知三、仲蔚、聶士三人，便出來接。時燕卿又接了出來，三人見了，大家通了姓氏。蘭生見房裡還有一個絕妙侍兒，年紀約十五六歲，方臉細腰，眼梢極秀，生得濃纖得中，修短合度，淡妝綺袂，不御鉛華，令人見了意遠，因問這位姊姊是誰。知三卻和她有一面，說：「這位姊姊是小連珠家裡的葉大寶姐姐，她的號叫佩纓，很通文呢，新聞紙能看的。」蘭生大喜，和大寶作了個揖。佩纓笑著，抬身讓避。大家看著燕卿樓面三間，另有一個過街樓，共三個房，擺設專尚華麗，又與文玉、碧霄不同。正房間東首一排四口江西式紅木衣櫥，門上嵌著玻璃鏡。牀後小便更衣小房，遮著孔雀屏，妝台上一面檳榔金紙小匾額，寫著「鬧紅樹」三字，尚未裝好。房正中有瀟湘館匾額，壁上一副泥金宋錦邊短聯，係天津帶來的。下款「靈珠閣主」四字，上款「黛玉掌書仙清玩」七字。還有一個定情小跋，聯句鐵絲篆。句是：

黛眉淡掃春山遠，玉貌新窺夜月圓。

中間掛著兩盞保險燈，桌上也一盞保險大洋燈小單靠，彌陀榻，百靈台，八仙桌，都是一色紅木。書畫屏條，雖非古人之筆，卻極精緻。另有新請朱叔獻寫的長聯，係喬介侯所贈。句云：

燕慣依人，每逢酒醉香樓，結習未除狂士氣；

卿須憐我，莫到夜深私語，多情重說少年時。

知三看燕卿鵝蛋臉兒，長頸細腰，雙眼俏麗年過二旬。頭上一只時式緞兜，上下週圍數十粒新光珠，中間幾個翠玉圓壽字。當中鑽石嵌寶小梅花兩朵，後面堆雲髻上戴著臘梅蕊，耳上鑽石鑿金環。上身穿竹根青大字五福朝天寧綢薄繡襖，七寸管的袖子。襖上袖管，繫青蓮緞洋金回文梅花邊，品藍緞回文雙鑲月華三道邊。下身穿出銀爐紅百壽百福寧綢散管褲，月藍緞洋金灑花鑲邊褲管口。周圍半寸闊的元色線網絡，一串串的小珍珠排穗，繫一條品綠熟羅梅蘭竹菊錦緞鑲頭的繡花褲帶。垂到膝下，腳上時式嵌雲密線網弓鞋。真是妖豔異常。問了三人姓字，便向蘭生笑道：「你怎麼跑到這邊來，老太太、太太都好麼？」蘭生笑道：「多謝托福，姑娘地方也收拾得快。」燕卿笑道：「還算快，不過鬧紅樹的匾未上，打諒要把瀟湘館換下來。」仲蔚道：「姑娘的名也紅極了，前聞受過姓朱的欺，我也不平，嫁後又如此收場，甚為可惜，現在到這裡可有熟客？」燕卿道：「也少，雖有幾個，都是前在天津、南京兩處的舊人。昨日來了兩個，一個姓陸，一個姓喬的，就是送長聯對的。他就住在城裡，是本地人，昨兒都來請過客，若諸位不棄，閒了來坐坐。」說著佩纓走了，蘭生默然，固又向燕卿道：「我們家裡要請客，我來找你。」仲蔚道：「不可，你找她，好似你已經來約過他似的。你要請，我來替知三作個小媒。知三若和燕卿熟了就叫知三邀她，知三是歡喜又闊又渾的姑娘。」燕卿笑道：「這位大少爺，什麼話？都說出來了，清的渾的。我倒不知道什麼是渾，大少爺倒得說說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他是阿二，不是阿大，不要稱他大少爺，叫他阿二便了。」聶士笑道：「阿二作媒攀相好，燕姑娘究竟願不願？」燕卿笑道：「只怕舒爺看不上眼。」仲蔚道：「舒爺現在走動的是清官人，酬應也不好。他本來要跳槽，燕姑娘既然心許了，以後便好走動了。」燕卿道：「甚好，只怕得罪。」知三執著燕卿的手笑道：「我是要過夜的呢，只怕燕姑娘還是清官人。」金兒正在裝煙給燕卿吸，聽了知三的話，便笑道：「這位舒爺，還是這麼會說。前兒在金素雯姑娘那裡，也是精精細細的信口開河。」知三笑道：「真的我愛渾官人，愈渾愈好，到底你姑娘是清的是渾的？」說的眾人大家笑起來，燕卿笑著把知三肩上揷了一下，笑道：「要你渾便渾，要你清便清。」說著小丫頭送過紫檀琵琶來，燕卿抱了和好弦，唱一支彩桑戲妻，四個人無不稱贊。忽報喬爺來，燕卿便出去，領到對房坐了。

停一回過來，知三問道：「可就是介侯麼？」燕卿笑道：「你問他什麼？想吃醋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你這人難說話，我知道這個人就是喬經略的姪子，品數高尚，剛正不欺，我們久聞他的名。若可以見見，你替我說一聲兒。」聶士道：「這個人我也很佩服。」燕卿因差鶻兒去問，不一回鶻兒來說：「喬爺請。」於是燕卿領了四人到對房來。只見介侯是個三旬左右的瘦紫少年，器宇岸異，向四人長揖笑道：「素昧平生，虛勞折節，名賢在望，實願同心。」遂一一的請教姓名，知三笑道：「方才拜讀長聯，十分傾佩，不料即時作合，文章之契，萍絮之交，殆非偶然。」於是彼此坐了談起來，方知介侯與秋鶴極熟。他雖是大興，原籍也是上海，還有些薄產。他隱居求志，不樂仕進，也略知英國語言。只是性情倔強，故不喜交結官場俗客。不過種花藝樂，詩酒隨緣，倒也十分自在。仲蔚等都是愛才若命的，自然投機。燕卿笑道：「你們這班咬文嚼字的書呆子，見了便是通文。我若做了秦始皇，把你們都要坑起來。」眾人都笑了，知三向介侯笑道：「老兄，這位貴相好，人也聰明，嘴也利害，弟冒昧之至，方才已經放了，定要想分食杯羹。吾兄若是吃起醋來，要尖刀相會，弟當引身告退，原璧奉還，沒有嘗過呢。」眾人又笑起來，燕卿笑道：「這個人為什麼這樣會說話？你姓的舒，是溺出來的尿了。」介侯笑道：「這不怪老兄，總是媒人多事，要打媒漿才好。昨日燕卿說，曾和蘭生兄同船，想必是蘭兄做的媒了，須罰他。」蘭生笑道：「青天大老爺，真是冤枉死人。」聶士笑道：「我來說句公平話兒，媒人雖未做，皮條是他拉的，要罰連莊老二同罰。」仲蔚笑道：「媒人是已成之局，我若不做，蘭生也要自當毛遂。我因不服氣，破了他的婚姻，介兄不信，問貴相好便知道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我也是無心，既要罰，初二是不便開，初三到這裡來請各位如何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不好，你做了東，便算你的相好了，將來鵲巢鳩占起來，我倒暗暗的戴上綠頭巾，不能開口，還頂著一個脫空烏龜的虛名兒呢。」眾人又笑起來，燕卿笑著，把知三揷嘴，介侯笑道：「這句話，我也吃了虧了。這位知三兄是我燕卿的二房丈夫，算我倒運，今兒我先來請請。」燕卿笑著打了介侯一下，知三道：「今兒我來做東。」介侯道：「何必如此太拘，初三一准你做東便了，今兒我們算會親酒，也不再招別客，就隨地幾人，也不必叫局如何？」仲蔚笑道：「我只要吃。」於是介侯請眾人點子菜，擺起席來。六個人只是清談，講起伯琴家喜事，介侯答道：「伯琴兄，我卻見過幾面。舒友梅琴會上由王廉夫介紹，曾經見過。金素雯那裡也見過一回，這番必得去賀賀。」知三道：「極好。」仲蔚道：「但求枉駕，不必厚儀。」介侯笑道：「弟也沒什麼送，只知道兩肩扛一口。」大家又笑了一陣，是夕飲到十下多鐘席散。

松風早來候著了，仲蔚送蘭生回家，把日間的事都瞞起了只和許夫人談了一回珩堅的親事。因都是老親知己，概免瑣碎，只須陽府犒金一千兩，以為給賞下人之用。老太太因初到上海，家中乏人照應，要請知三搬來，說橫豎他一個人住在伯琴處，仲蔚點頭，說我去說，叫他搬來就是了。許夫人又定了出月初九請客。這晚仲蔚住在蘭生家中，次早是十一月初一。仲蔚起身，用了早點，便到老兄處去幫忙，聶士也來了。午後，介侯先來了一次，仲蔚就把顧母要知三搬去的話告訴了一遍。是日送禮的已是絡繹不絕，有送銀洋的，有送禮票的，有送金銀、鈴印、手鎖、百索、項圈的，有送燭酒、糕團、火腿、魚翅現物的，有送喜聯喜幛的。介侯送大紅百子緙絲軸，回文錦對，百子千孫，燭面壽桃金印銀八仙八件，仲蔚和知三商議，且開發使力，通受了。寫了闔第降臨請帖，以後都璧，只受了一副錦對。

到了初二，各人愈忙，午後蘭生先來。未幾，顧母、珩堅也來了。喜貞、雪珍接了進去，因許夫人不來，叫人送了兩桌過去。一桌請太太，一桌請霞裳，月佩、風環幾個人，抬過去一壇玉壺春的竹葉青酒。原來伯琴新買這所房子，朝東的第一進五間。裡頭一個極大的庭心，放著一架大屏風，遮著屏上書一個大福字。兩邊各兩間大廂房。第二進亦五間，中三小間客廳，旁邊一大間書房，都與廂房聯絡。廂房裡幾個小客房做著書房，第三進也是五間方是上房。旁邊兩大大廂房為廚屋及女僕的房，南首另有兩開間的兩進。在內院裡開側門，是知三的公館。知三聽得老太太要他照應，他便於初六日搬了去住在桂窟。一言交代，看官記好，以後不再說了。

卻說伯琴家日間男客共二十餘人，夜間三十餘人，知己的無非是胡順唐、舒友梅、朱叔獻、沈菊齡、洪聶士、顧蘭生、喬介侯一班，其餘不能細述。女客是顧母、姑太太、珩堅、聶士的夫人謝太太、順唐的夫人洪太太、介侯的夫人朱太太、前老房東趙太太、梅的夫人孫太太及幾位姑娘，共十四人，均由喜珍、雪貞陪著。晚間在庭心裡搭了小戲台，女客在北廂房排著桌面。前面掛著

簾子，顧母命把自己門前的簾子掛起，說：「我已老到這樣，人家的男我都生得出，還描了我的嬌嫩樣兒去麼？」說得眾人皆笑了，老媽子遂將簾子掛起，趙太太笑道：「老太太的壽也不少了，還是這麼高興。」顧母道：「老太太，你不知道，今兒我本不想來了。腰間小熱癩昨晚看了戲，又痛起來，恐怕不來掃了他們的興，所以勉強來看看熱鬧，現在我還忌口呢。」說著，外邊已經開戲，燈火通明。男客共是六席，管班的送上牙牌，請各人點戲。男客中有一個麥子嘉，就是蘭生在揚州時上過他的當的，點了一齣賈志仁嫖院，卻不會演，改了一齣來唱。叔獻點了一齣滿牀笏，沈菊齡點了一齣書房，介侯、順塘合點了一齣磨房產子，友梅、匪士合點了一齣定情，其餘又共點了五六齣。女客中惟顧母點了二齣，一齣請醫，一齣盜甲，便開場做起來。蘭生、知三看出了神，擊節歡賞。介侯賞識了盜甲的時遷，看他身體便捷玲瓏，蘭生賞識了扮定情的花魁姑娘。等他做完了，傳了二人上來，問他名字年紀。那扮時遷的就是武旦兼做武生的，江西萍鄉縣人，姓向名凌霄，字雲仙，二十一歲，性情俊爽。自幼賣在班中的，因原買他的班主死了，他逃進京中，到詠霓班裡，便算自己身體，倒也積了幾百銀子，頗覺舒展。介侯便格外的賞他十元，再點了個齣盜綉，叫他去扮崑崙奴，凌霄謝著去了。一個扮花魁的，就是通州人，姓冷，名海棠，年十七歲，字柔仙，向做旦腳的。瘦腰圓面，弱不勝衣。蘭生道：「你這麼憔悴，還能做戲麼？」柔仙眼圈兒紅了，領班的告訴道：「爺還不知道，他不是自己的身體，還有假母呢。假母馬氏，心腸狠毒，我們都叫他暗老虎。柔仙本來很不願意做戲，秋裡有一位姓仲的要想娶他，他的娘說堆滿了金子都不肯嫁。現在正是賺銀子時候，要柔仙過了二十歲，方肯放他從良呢。幸虧他和凌霄同住，交情還好。」蘭生跺腳道：「他們老鴛都是毒蛇投胎的。」因安慰道：「你且耐心，將來有好機會，我替你想法。」又埋怨領班的不勸假母，領班的笑道：「我那裡好勸他，他住大興里，我住在法租界。不過接了生意，將他們聚攏來。」蘭生知道不相干，便不言了，也賞了柔仙十元，又去請祖母、珩堅也格外賞柔仙十兩銀子。柔仙去謝了又來謝蘭生，說：「爺閒了來玩，我那裡一天沒人來，老貨便生氣呢。」說著心中脈脈的便走了，蘭生於是又點柔仙演了一齣斷橋。柔仙扮著白娘娘，見了許宣，幽怨之色，形於眉睫，卻又十分蘊藉。

原來詠霓女唱班，本是在京中供奉的，共有二十四人。女孩子多是取的花名，因現在京調江西調通行，崑腔便壓了下來，久不承值。管班的情知上頭不來十分追究，私下把這好的女孩子賣給人，只推死了。柔仙也被賣去，就是現在的假母馬氏收領，凌霄雖進這班因未收身價，不曾註冊，他和柔仙最好。忽聽得已被馬氏帶到上海，凌霄便尋了來，仍是一同居住。此時有三四個詠霓班姑娘在申，方才領班聚了這四五個，又別處聚了七八個女孩子，並成了十二人，也題了花名，就算是詠霓班女戲，生意頗好。這是詠霓班的來歷。當夜演戲到三更，方才席散，彼此回家。喜珍想留顧母及珩堅住兩夜，顧母、珩堅二人只得住下。

次日知三、仲蔚乘了馬車，往招蘭生。介侯也在顧府，便一同吃了飯，大家到花園中，去玩了一回，方乘車到租界，過四馬路仲蔚指道：「這是大興里，我們去看看柔仙。」蘭生點頭下車，一同進去，見柔仙正和凌霄講什麼呢。梳著一個慵妝髻，貼兩張頭風膏藥，穿著一件品月寧綢鼠襖，荷花色縐紗三鑲月華散管褲。凌霄穿著湖色西洋織緞三鑲月華邊緊身窄袖夾襖，果綠雞皮縐月華邊散管褲，掛著一只小金錶，見了四人便立起來。介侯要看凌霄的房，便先同知三過去。蘭生看柔仙的房間異常清雅，石盆裡的文竹已早瘦了。一副對聯，乃仲蓮民寫的，是藏金箋。其句云：

好月幾時圓，願卿珍重年華，流水因緣休眷戀；

秋階孤影弱，恨我悲愁心事，護花經濟費商量。

仲蔚道：「原來是仲蓮民和他相好，這副對真是確切。」蘭生問道：「可就是廣東的仲蓮民麼？」柔仙點頭兒，仲蔚道：「現在那裡？」柔仙道：「回去了。」蘭生道：「他幾時來？」柔仙道：「今年恐怕不得來了，明年春間必定要來。」仲蔚道：「他也是和我們親戚呢，脾氣也怪，和我們還好，我七月裡曾見他。」蘭生道：「他是傲上不傲下，傲富不傲貧，性情是真率的。他捏的泥像真是神手，他那年到東洋來，芝仙和他去玩了幾天，回來說待女兒家實在一往情深，柔姑娘認識他算也青眼了。」柔仙眼圈兒頓時紅起來，只見一個老嫗走來，將他二人相了一相便極意的逢迎，請問尊姓，仲蔚最靈，知是柔仙家的假母，因問柔仙道：「可是你的母親？」柔仙尚未答應，馬氏道：「海棠是我的女孩兒，他應酬不週到，二位爺要耽待他。」蘭生看了討厭，不理他，柔仙道：「娘去安排些點心來。」仲蔚道：「才吃飯，不消得。」馬氏道：「不要緊的，我去叫他們送來。」說著走了。

一回見一個二十歲左右的丫頭，送了一個果盒，無非是乾點之類，又倒了茶。二人隨意用些，看這個丫頭鵝蛋臉兒，穿一件藍縐直縫珠皮元緞鑲邊襖，一條元色銀綢袂褲，身材窈窕，雖蛾眉淡掃，綽有餘姿。仲蔚執了他的手問姓名年紀，柔仙道：「他姓平，叫俊官，二十歲，伏侍我四五年了，很有忠心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平姊姊有人家沒有？」柔仙道：「未曾過門，他丈夫死了，小妮子也是烈性，說守一輩子不嫁人了。」蘭生點頭歎息，只見凌霄的丫頭來請他們過去，俊官道：「青雁姊姊，你請他們來罷。」仲蔚方知他名青雁，因道：「我要過去賞識賞識呢。」蘭生便取出十元的洋票給柔仙笑道：「我們算個見面禮兒，你留著賞人罷。」柔仙推了一回，方受，再三謝子。二人過凌霄那裡，又坐一回才出來。不過三點多鐘，蘭生道：「時候尚早，我們招湘君去。」知三道：「我是主人，只得早去伺候，不能陪了。」介侯道：「我和知三一起去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時時監著，不放心麼？」說著，和介侯走了。仲蔚、蘭生到鼎豐里來，到了樓上湘君的丫頭舜華接著，請到房裡坐，倒茶，因笑道：「姑娘同一個客人游靜安寺去了。幸虧補衲跟了去，若是我去了，爺來又沒人認得了。」因又笑道：「前日對不起，老媽子荒唐，把你們霞姑娘的箱抬了來，現在收到麼？」蘭生道：「收到了，現在你姑娘又添用了幾個人？」舜華道：「下面男女三人，樓上添兩個，一個叫補衲，一個叫彩曇，補是晴雯補裘的補，百衲衣的衲；彩雲的彩，曇花的曇。」仲蔚擊掌笑道：「出出色色，侍兒都這樣通文，我甘拜下風了。」舜華笑道：「爺休見笑。」仲蔚道：「燕卿那裡我們去過了，今兒有人請客，顧爺要屈你們姑娘呢。」舜華笑道：「等姑娘回來了，我叫他就來。」這裡蘭生看湘君的住宅，三間之外，另有一個三面窗的樓亭，作為書房。因先到書房裡看，一色的花梨几榻桌椅，楠木書架書箱。几榻上月白貢緞墨畫，梅花的帳外，榻几上供著一盆初出芽的雞爪水仙花。書案上是鼻煙色哆■呢台套，元蝦闊鑲邊，焚著一爐壽字百靜避穢夢甜香。展著一本俞釋金剛經直解，兩本法苑珠林，一方白玉鎮紙，一個沈香都盛盤。筆筒裡插著幾枝湘妃鑲牙紫毫筆，兩齋京都松竹齋的十景書箋。一匣玉版箋，紫檀雕■蓋的綠端硯兩方，朱硯一方，翠玉水盂一個。另有一個大白玉盃，養著兩花台的花紋石。一疊各式東洋金箋信封，一架小自鳴鐘。兩個八寶印色匣，一方一圓，兩只銀墨匣，墨牀上一錠陳松煙墨。書房上拓著五色水紋紙，掛著唐六如畫的王摩詰小像，四條金織織女史寫的靈飛經小琴條。一邊掛著謝珊寶畫的美人條幅，上面題詩，所畫美人，一條是盧眉娘，一條是黎瓊仙，一條是謝小娥，一條是梁玉清，都是仙女。另有一只樹根做的獨座，是湘君坐的，放在書案旁邊。牆上一副五版梅花箋，對聯上款寫漱藥■主人芳鑒，下款寫木天舊侍，集近人句書贈。絕妙的褚字，其句云：

牆藤紅瘦栽僧杖，砌蘚青肥布佛錢。

桌子上有一張草稿紙，上是湘君題葉小鸞小像，七言長慶體詩一首。中有禪榻茶香秋似夢，釵聲花影渺如煙之句。二人看了贊歎不已，笑道：「這個書房有趣，便在這裡做個侍兒，也心中狠願，不想再到別處去了。何況還有一位如花如玉的湘君。」說著再回到房裡，無非是紅木紫檀器用，惟西首臥房連著廂屋，寬大高爽，真是明窗淨几，不染纖塵。上有鑲金紙匾，寫著「漱藥■」三字。妝台前邊牆上一幅湘君十九歲的小照，題詠已滿，旁有一對，係皖江小桃源樵雲山人撰的。其句云：

湘月一丸流靜白，君眉兩道簇愁青。

上款湘君禪史慧鑒，蘭生笑道：「原來是程蕭雲寫的，必定和他相識了。」仲蔚笑道：「可惜室邇人遠，沒得眼福。」舜華笑道：「且坐一回，等他來了去。」遂命彩曇倒了茶來。

二人又等了一刻，尚未回來，將要上燈了，仲蔚道：「你留一個字條在這裡罷，恐怕知三等得慌。」蘭生想了一想，便到書房裡去寫好了，交結舜華，說：「姑娘回來，煩姐姐交他請他早過來。」未知所寫何言，且看下章。

